紅樓真夢/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六回　注五馬賈丞得外除　策六韜周郎由內助

下一回▶

話說史湘雲陪著賈母在留春院賞花聽曲，賈母要留湘雲多住幾天，他豈有不願意的。無奈身在塵世，多日不歸未免招人疑議，只得委婉說與黛玉，由黛玉將他苦衷代回了賈母。賈母不便強留，只說道：「雲丫頭既是明兒一定要走，今晚上就跟我睡罷，咱們多說說話兒。」一時席散，賈夫人隨同賈母上了藤轎，卻分路自回絳珠宮，史湘雲便住在賈母處。

寶玉見寶釵要走，心中如何肯捨，可也沒法留他。那晚上大家散後，他夫妻姐妹三人自有一番深盟密語，流連眷戀更不待言。寶玉檢出他在大荒山煉的仙丹兩種，贈與寶釵。一種便是丹華丹，依法吞服，即有地仙之分，元神出竅，可以任意所之，此後往來更便。那一種丹服了可以駐顏卻老。又另帶駐顏丹三粒，托寶釵分給鶯兒和秋紋碧痕，說道：「只要他們一心不變，這裡都有他們的地位。」黛玉又另檢一種丹藥，托他帶給薛姨媽，以盡拜認義女之情。三人談到夜深，方同就寢。

到了五更初轉，正在鴛夢沉酣，卻被晴雯紫鵑喚起。趕忙梳洗完了，便同至賈母上房。賈母歪在炕上，珊瑚翡翠二人替換著捶背。湘雲尚在對鏡理妝，鴛鴦在旁照料。寶釵上前見了賈母，賈母拉著他的手道：「我的兒，我豈不願娘兒們常在一處，只是蕙兒還小，咱們家裡也少你不得。你只管回去，我這裡若有好玩的，就叫林丫頭去接你。見

了你老爺太太，就說我和寶玉在這裡都好，他們不必惦記。」寶釵答應著。一時湘雲妝罷來見，說道：「老太太我要回去了。這回來雖只住了三天，可是這些年都沒有這麼樂，不知道多咱還能再來？林姐姐若忘記了接我，千萬老太太提著點。」賈母道：「雲丫頭，你現在雖沒有牽掛，在世上應該住多少年也是一定的。凡事自己想開點，若是想到這裡來，只和你寶姐姐商量，總可以帶你來的。

你叔叔、嬸娘向來也肯聽我的話，我勸他存心必須寬厚，方能載福，這句話千萬替我帶到了。」湘雲也答應幾個「是」。黛玉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咱們去罷。」於是寶黛二人送寶釵湘雲生魂一路直至榮府，先看著湘雲進了櫳翠庵，方同往怡紅院。

寶玉拉著寶釵道：「姐姐那丹藥，記著就服了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我們回去了，過天再來接你。」

寶釵只覺寶玉將他一推，彷彿摔了下來，不禁嗳喲一聲！

鶯兒在旁守著，連忙過來問道：「姑娘回來了麼？」寶釵定了神，將夢中情事大概告訴了他。又摸自己袖中，果然有幾粒丹藥，忙叫鶯兒掌燈來細看一番。只見那丹藥如茄楠香珠大小，金光寶色，香味深純，知是仙家奇寶。鶯兒問道：「姑娘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寶釵又將寶玉贈丹，並分給他們的話都說了。

鶯兒笑道：「二爺未免太多心了，我地根就是死活跟著姑娘，還有什麼圓的扁的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他因為襲人的事寒了心，這麼說說也不是信不過你。」當下記起寶玉的話，忙將第一種仙丹如法吞下，其餘的交與鶯兒好生包裹收起。原來那丹華丹功力最大，若在平常人手裡，道行福分鎮守不住，那些精靈鬼怪都要來搶的，所以寶玉再三囑咐，放心不下。

此時，寶釵服過丹藥，天尚未明，重新又打了一個盹，然後起來。正在梳頭，翠縷

走來直到外間屋，問秋紋道：「二奶奶起來沒有？我們姑娘和四姑娘就要過來呢。」寶釵聽見，說道：「就請他們過來罷。」秋紋佯問道：「史姑娘睡了好兩天，到底是什麼病喲？「翠縷道：「我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從前兒晚上睡下就沒有醒，把四姑娘都嚇昏了。摸他身上又是溫和的，和好人一樣。

我看守了好兩天都沒合眼，你說冤不冤。今兒他倒醒了，說夢到什麼井去的，那井裡如何去得？別是金釧兒鬧鬼罷？」說罷，匆忙去了。

寶釵正要叫秋紋，問他說些什麼，奶子又領著蕙哥兒進來。

一見寶釵便道：「奶奶你回來了，見著我爺沒有？」寶釵不免驚訝道：「這話是誰告訴你的？」蕙哥兒道：「我見奶奶盡著睡不醒，要上來叫你。鶯兒姐姐說，奶奶到太虛幻境找你爺去了。我本來就納悶，我爺出了家，也必定有個去處，聽他這一說才明白了，敢則在那兒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可別到處胡說去，說了我要打的。」蕙哥兒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奶奶幾時再去帶著我，我也要見見我爺呢。」寶釵聽了又悲又喜。喜的是蕙哥兒如此聰明解意，悲的是他小小年紀，在世上也算是孤兒了。

只可哄騙他道：「好孩子，你還小呢，等大了再帶你去。」蕙哥兒道：「我多咱才大呢，快快長大了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只要肯唸書，就長得快了。」

正說著，人回四姑娘和史姑娘來了，寶釵忙叫快請。惜春湘雲已走進房裡，惜春先說道：「二嫂子，你們去玩得好啊！你要和史姐姐同去，何不先告訴我一聲，也省得我擔驚受嚇。

你們去樂了兩天，我整整的愁了兩天，這是何苦呢！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並不是有意瞞著你，那晚上顰兒臨時來接，連我和雲兒事前也沒得信。只乩上有那首詩，你也見過的，怎麼會忘了呢？」惜春道：「那首詩我當時就沒在意，也疑惑你們是往那裡去的，直等到兩三天還不醒，越想就越怕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剛才就和我磨澴了半天，這又來磨澴你，橫豎都是廢話。只怕太太也不放心，我們還是趕快上去罷。」說著，便拉寶釵惜春同至王夫人處。

王夫人問寶釵為何去了這些天？寶釵將賈母留他們同逛園子，以及賈夫人認為義女前後情事，述了一遍。又傳述賈母臨別的話，叫家裡不必惦記。王夫人歎道：「老太太呢，原是壽數到了走的。我只恨寶玉那孩子，好好的父母妻子都丟不下管，只去樂他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二哥哥落草銜玉，生來就和人不同，所以有此仙福。他也是講究性情的，老太太尚且接去奉養，焉能丟下老爺太太。據我看將來太太百年到老，他必定要來接引。

「王夫人道：「做神仙我也不想，只別把寶丫頭再接了去，讓他多幫我幾年就算好

的了。我看他三天兩天的不回來，真是著急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也整愁了兩天，設或就此不回來，可怎麼好呢？」

王夫人又對寶釵道：「你璉二哥哥月選到班，不久便要出京，他這一走，家眷也要帶去的。你大嫂子素來長厚，你又有哥兒管著，外頭事且不必說，家裡這些雞零狗碎的事，可都交給誰呢？」寶釵道：「璉二哥哥既然放了外任，衙門裡也得有人看印，怎好不讓平嫂子跟去？好在家裡的事，這兩年整頓的也差不多了，我雖然笨點，幫著大嫂子做去，還不致走了大折兒。蕙兒雖小，說句話倒像大孩子，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論語》我都教他念了，來年索性送他到家學去。我騰出工夫，更可專心理家。至於外頭的事，吳新登、林之孝兩個人也還穩當，有老爺和蘭哥兒的聲光罩著，還怕什麼？太太儘管放心。」王夫人：「你既看得明白，我可就交給你了。外頭若有為難的事，或是叫蝌兒幫著跑跑。那年抄家的時候，他還肯盡力，可見良心不錯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看連蝌兄弟也用不著，到那時候再說罷。」王夫人又和湘雲談些太虛幻境的話。寶釵先下來，便順路去看平兒。先給他道喜，說道：「這一來，你可真做了現任太太，鳳嫂子沒這個福氣，留著讓給你的。」平兒道：「我算什麼福氣，寶二奶奶別打趣了。大家都聚得好好的，偏我們又要出京去，這一去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都說不定的，叫我怎麼捨得？」寶釵道：「太太也捨不得你走，在那裡發愁呢！」平兒道：「太太因為家裡沒人，想把我留下，我也那願意去呢？可是也有難處，我們二爺一離了家就不安靜，外任不比京城裡，若鬧個笑話可怎麼好！再說大小是個外任，裡外關防也要緊。我並不想去享福，只就這兩層說，怎麼能不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剛才太太說到這裡，我也替你都想到，還是去的為是。家裡的事，我和大奶奶對付著，也沒什麼不了的。

「平兒道：「這時候若是我們奶奶在著，再不然留下二姨兒，我也有了主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昨兒我到了太虛幻境，和鳳奶奶二姨兒都見著面了，他們都叫給你捎好。我看他們在那裡倒很舒服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不知道你去，若知道，我還要帶話去呢。」

寶釵剛要走，平兒又拉住他道：「有件事，我幾乎忘了。彩雲的娘再三求我，說彩雲自從打發出去，他父親想給他找個人家，他死去活來的鬧了幾次，一心只想跟環老三。如今老三有了著落，他家裡情願自備盤纏，送彩雲到東邊去服侍，只求老爺太太開恩允許。我想環老三那個人，也沒有好人家姑娘肯給他的，不如就把彩雲給他做姨娘，也了一樁事。寶二奶奶，你看對不對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也有彩雲這種人，單看上了環兒，這只可說是孽緣了。」平兒道：「他說的也還有理，說是從前既走錯了，只可就錯上走，還是一條路。三爺固然不上進，若摔了他再嫁別人，更成什麼人了！」寶釵道：「老爺

那天還說，就東邊替他將就定個親，他在那裡聲名更大，誰肯把好好的姑娘往火坑裡送。那話也是白說。倒是將錯就錯，成全了他們，也許環兒見了彩雲，還有三分忌憚呢。」平兒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明兒先回了太太，只要太太肯答應，就好辦了。」寶釵只可應允。

過一天，寶釵遇便把彩雲的事和王夫人說了。王夫人本不甚在意，只說那也好罷。剛好賈政踱進上房，寶釵趁便也將此事委婉回明賈政。賈政哼了一聲道：「這畜生也只有丫頭配他。「寶釵下來，告知平兒。那彩雲的父母得著這個消息，便將彩雲送往東邊。賈環正在無聊之際，遇見故知，自甚歡喜。包勇、焦忠也替他備個小小喜筵，請一幫佃戶們湊個熱鬧，便算完成好事。自後遇著賈環悖理舉動，彩雲苦口說他，卻還收斂幾分。

因此倒把賈環拘管住了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賈璉此番月選到班，同月出了兩個缺，一個是雲南曲靖，一個是北直廣平。按次序本來應賈璉輪選曲靖的，多虧經承們分外幫忙，把雲南的公文壓了幾天，反而廣平文到在前，才選著了。這都是和經承們聯絡的好處，堂司官都做不到的。

到底還仗賈蘭樞堂的面子，他們只說白送人情，不收部費。賈璉不便白沾他們的光，卻送了兩分重禮，已是十三分便宜的了。

到了選缺之後，當然也有引見謝恩種種禮節。賈蓉、賈檣、薛蟠、薛蝌和一般至親好友，都忙著替他餞行。賈璉又傳了城外有名的司廚子，借經承家裡請他們同事吃了一頓。那裡按著京城裡的俗語，無非是「樹小房新畫不古，先生肥狗胖丫頭」，倒也無庸細敘。

賈璉一向是個浮蕩子弟，中間經過一番挫折，才漸知世路艱難。這回居然選到實缺同知，雖說丞卒閒官，並非正印，只要時運湊泊，升轉府道也在意中，自是十分滿意。又想起自己母親早故，邢夫人平日恩意有限，自小依靠叔嬸以至今日。賈政王夫人相待也同親生兒子一樣。如今得了一官，自立門戶，思前想後，又是傷感，又是依戀。那日引見下來，見了賈政，磕頭叩謝，起來站在一邊。賈政道：「我是怕做外官的，你們年紀正輕，出去歷練歷練也好。只是凡事千萬小心謹慎，捅出婁子來，我可管不了的。」

賈璉道：「老爺待姪兒的恩典，姪兒就是終身在這裡伺候，也報答不了。只因自己學業無成，才想奔個前程出去混混，或許有點成就，也不枉老爺疼我一場，還要求老爺

多多教訓。」賈政道：「我那裡懂得做外官呢？若會做外官，也不致參回來了。倒是蘭兒到了那裡，人緣都很好，你們要跟著他學。」又道：「現在做官的，只是巴結上司、聯絡同寅，事事揣摩迎合，此中誤事不淺。若講做事，就得事事從國計民生著想，把自己的利害禍福，倒要置之度外。再講到做人，更要勵品立行，力爭上流，這在你自己立志。要做那一等人物，別人哪能替拿主意。」賈璉連聲答應「是，是」。又說起門下清客王爾調，從前在南韶道張觀察幕中，很有名的，要請他去幫忙。賈政也答應了。隨後，賈璉見了王夫人，又到東院裡給賈赦夫婦磕頭。

賈赦只問他缺分好歹，何時到任，別無他語。

眼看行期漸近，大觀園中妯娌姐妹們，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湘雲，平時都和平兒處得甚好，一旦分別，自是依依不捨。

就是丫環媳婦們，因鳳姐在時御下嚴刻，平兒背地裡常行些方便，也都念他的好處。也有送東西的，也有送針線活計的，也有孝敬吃食的。到了臨走前兩天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湘雲約定在暖香塢替平兒設餞。又約了邢岫煙、薛寶琴，剛好巧姐也回來了。此時小雪初霽，塢前紅梅一樹新開，大家賞玩一回。

薛寶琴道：「姐姐為什麼單揀這個地方，若為著看梅花，還不如到櫳翠庵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這裡房間小點，冷天倒合式。」探春道：「那年大家跟著老太太從蘆雪亭到這裡來，一掀開簾子，就顯得熱烘烘的。那時候四姑娘住在這裡，我們都常來，如今久已沒人住了，空落落冷清清的，簡直改了個樣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本來房子是要有人住的，你想自從咱們搬出園子去，這裡空了多少時候。這還是修理油飾了一回，若不然還要荒涼呢！」邢岫煙道：「房子也要走運的，那藉香榭從來沒有宴會過，這回玩龍舟，忽然熱鬧起來。瀟湘館冷落了許久，新近也有賞菊之會。原該各處勻著玩玩，才見得新鮮有趣。」湘雲道：「什麼事不是靠著運氣？就拿平嫂子說，他從前在鳳姐姐手裡也無非聽喝，還要時常受氣，連秋桐都要站在他的頭裡。可巧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他才扶了正，又生了哥兒，這又到任上去當太太。固然是他做人好，還不是運氣趕的麼？

「李紈道：「我從前就說平姑娘相貌性情都比鳳奶奶好，將來必定有造化的，可不是應了我的話麼。」平兒道：「奶奶姑奶奶們別這們說，我可當不起。我們二爺這個官也不過是擺樣兒的，那能像小蘭大爺，一升兩升就升到京裡來呢。這一去不知多咱再見。熱喇喇的分手一走，怎教人不傷心！」說著，眼圈兒就紅了。探春道：「你素來爽快，

何必這麼婆婆媽媽的。這個缺就在北直，又不是什麼天涯地角，要回來瞧瞧，不是很容易的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我心裡算計著老爺七十大慶，二爺必定來祝壽的，我也許跟著來了。」巧姐說：「姨娘這一說，也得好兩年呢。怎能夠常來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做官的總有個調動，借那個機會回來玩玩，也是做得到的。」

平兒見巧姐盈盈欲涕，安慰他道：「姐兒不用傷心，我們就是走了，這裡太太和嬸娘姑媽們也都疼你的。我有機會一定來瞧你。」又對李紈寶釵道：「大奶奶，寶二奶奶，往後多疼他點。若是太太想不起來，你們提著點，多接他回來住住，也叫他婆婆家看著像那麼回子事。我們做娘家的，不是不管他，他就沾光多了。」李紈寶釵都道：「這是當然的，還用你囑咐麼！」湘雲道：「姐兒還有親爺爺奶奶呢，你愁什麼。」平兒道：「別提那院啦，若不是大太太，姐兒那會到鄉下去呢。就是我們這回出外，大太太什麼也不說，只說大老爺現在閒著，你們到了外任，怎麼壞缺也比京官強，千萬想著多寄錢來。又說琮兒也這麼大了，你們替留心定個親事，只要家裡有錢的就好。這那像句話呢？」探春道：「大太太向來是這種脾氣，他那人也沒什麼，就是看錢太重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他從先積攢下來的，抄家的時候都抄空了，怎教他不著急呢。」邢岫煙薛寶琴和平兒，也各有一番慇懃談敘。大家坐了席，談至天晚方散。

次日，平兒又往東府及親眷各處辭行，一面趕著收拾行裝。

一切衣箱、木箱及零碎行李，也有二三百件，都貼上廣平府左堂的封條。所有笨重家具物件，另外編列號單，仍舊存在榮府。

又挑幾個家人媳婦們帶去，這些人聽說跟外任，又素知平兒脾氣好，那個不願意跟去。也有求著賈璉的，賈璉平日面軟，禁不得人家給炭簍子戴，十有八九答應。平兒勸他只挑那誠實可靠的，寧可少帶為是。到了起行吉期，一大早先發了行李，賈璉平兒都上去拜辭賈政王夫人，不免依依垂淚。王夫人想起鳳姐來，也不勝傷感。又囑咐平兒好些話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巧姐都在上房候送，直送至內儀門外，看賈璉平兒帶著蓓哥兒上車去了，方各回房。李紈又留巧姐在稻香村住了兩天，才打發人送他回去。

此後家事，王夫人只交與寶釵管理。寶釵如何肯搶李紈的面子，仍拉著李紈同管。平兒臨走，把已往賬目及鳳姐手裡種種成法，都交代與他二人。李紈向來不善勾稽，卻是寶釵精細，每日到議事廳上辦完日行事件，便將各項舊案逐細核對，擇要記錄，也忙了好些天。探春這一向不常回來，就是回來，也只住一兩日。這回因平兒要走住了幾日，

等到他們走後，寶釵又留探春多住一時，大家有個商量，探春只可應允。李紈寶釵每日不斷到秋爽齋來，惜春湘雲也時常來此閒談。

那天，湘雲因櫳翠庵梅花盛開，邀眾人同賞，李紈寶釵從議事廳先去，正值惜春湘雲在花下散步，笑道：「想不到忙人倒先來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從前妙玉住在這裡，大家嫌他孤僻，不大肯來。如今有你們倆替梅花做主人，正好常來賞玩，可惜人又太少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妙玉只分給你們幾枝梅花，倒做了許多紅梅詩。我們白住在這裡，一回也沒詠過，梅花有知，未免含怨呢！」寶釵道：「紅梅詩做過了，再做也沒意思。還是請四妹妹把今天的景致畫上一幅，大家題題，倒是一件玩意。

「探春正從庵外進來，聽見這話，笑道：「我給你們想個名目，叫做梅林集豔圖罷。比二哥哥說的冬閨集豔更雅致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三姐姐，你向來興致好的，怎麼脾氣會變了，梅花開到如此，我們不請你還不來呢。」探春只是微笑。大家看那梅花已開了六七成，還有些含苞細蕊，妍紅可愛。繞林玩賞，不覺移時。惜春道：「這裡太冷，你們儘管風雅，我可不能陪了。「李紈道：「咱們也到屋裡坐去罷。」於是，同進屋去。剛掀起簾子，忽聞得一股幽香。原來是炕几上一個白石條盆，養著許多單瓣水仙，開得正盛。入畫翠縷送上茶來，大家喝著。湘雲談起會真園舊月▇梅林之盛，將那兩天泛舟聽曲、對月聯句以及聯句的詩，都說了一遍。探春道：「你們倒好，黏不唧的就去了，也不招呼我們，你說該怎麼罰？」湘雲笑道：

「你連大觀園都沒工夫逛，還要逛太虛幻境麼？新年也快到了，咱們想想有什麼好玩的倒是正經。」探春道：「玩法盡有，只要有人辦去。我想趁來年燈節，也仿照太虛幻境鬧一回花燈。

只揀園子裡景致好的幾處，把綢絹剪成各色花瓣，纏著銀絲，盤在樹上。花枝裡也安上燈彩，遠看著不就同真花一樣麼！」李紈道：「這主意也不算新鮮，那年省親大典已經做過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有一層可慮，那絹花上安著燈燭，一不小心就要燒著了，地方又大，那有為許多激筒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只要好玩，管他做過沒做過。那年娘娘省親，我還小，典禮又嚴重，那有咱們玩的份兒。這回自己做著自己玩，也試試各人的心思。

至於火燭更是過慮，上回我細看過，有花的枝上不安燈，那燈全安在空枝上，那會碰著呢。」湘雲道：「點起燈來，只怕百十人還不大夠。」探春道：「那也不費事，有

燈的樹枝上都接上火線，只要總線一點，就都著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若是決定這麼辦，可得你常回來幫著我們，有不懂的，也好臨時請教。

都像那菊花屏，你只出個嘴，我們手忙腳亂鼓搗了好多天，未免苦樂不均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既出了主意，到那幾天，無論怎麼忙，也要抽空趕回來。你們可別都等著我。」又歎道：「雲妹妹說我改了脾氣，一個人的脾氣那能改得這麼快。只因他奉派協理練兵事務，他只知道跟著老爺子去出兵打仗，說到練兵大計，可就抓瞎了。我不該多事，替他出個小主意，就被他糾纏住，上衙門下衙門都要來商量，一天也走不開，這不是坑死人麼？」李紈道：「你出的什麼好主意，說出來，我們也聽聽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那一知半解，有什麼可聽的，徒然叫你們笑話。」湘雲再三迫著他說，探春只是微笑不語。湘雲急了道：「單你是女中諸葛，我們就不足與談麼？」探春笑道：「說出來卻也平常，我只教他多募內地農兵，往東西邊荒各處屯墾。一面將邊地及各部落樸勇善鬥之眾，多多挑選出來，撥到內地，練成十萬精兵。自統制以至偏裨，都從勳舊子弟中挑用，無事可以建威銷萌。一旦有事派他們出去，決不至倒戈助亂。這也是眼

面前看得見的，偏那班紗帽聽見了，倒嚇得舌撟不下，未免可笑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就佩服極了，若叫三姐姐做了大軍機，必定比蘭哥兒還強。怪不得你出的主意，都是人家想不到的，原來肚子裡有此絕大經綸。」那時，探春的侍婢翠墨在旁站著，聽到此忙道：「我們姑娘那麼點的肚子，若擺上這個大金輪可不撐壞了麼？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寶釵又問惜春道：「那梅林集豔圖，四妹妹到底肯畫不肯？若是眼前就畫，我們索性趁今天聯成一首七古。不然，三妹妹一回去，說不定多咱才來呢？」惜春道：「天一冷，那些顏料怕凍，我都收起來了。要畫也得等到開春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偏四妹妹有這些講究，我就不信，那些名畫家，一到了冬天就都收攤了麼？」惜春道：「他們怎麼樣我不管，只我冬令是不畫的。那年畫這園子，老太太催得那麼緊，我始終也沒破例啊。」

湘雲尚要再說，只見繡鳳匆忙走進來，說道：「東府裡大奶奶來了，在太太房裡坐著，太太叫請大奶奶二奶奶就上去呢。

「李紈寶釵忙站起答應了。又拉探春道：「咱們一起上去罷。

「不知尤氏來此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